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四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事君使臣下

漢光武建武五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若水通曰君臣之間嫌隙易生光武之於馮異不

以人言而間示之章奏恩如父子真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矣此其所以豪傑響應而再延漢祚也後之人君御臣之道當以光武為法

漢光武建武九年頴陽成侯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復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

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臣若水通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祭遵之憂國奉公光武之哀痛葬祭君仁臣敬兩無愧矣然則人君於効忠之臣可不知所以厚之哉人臣於恩禮之君孰不思所以報之哉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

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臣若水通曰履正奉公人臣事君之忠也舉直錯枉人君用人之道也有臣如任延斯可勝公卿之任矣何必國譏之求哉

晉孝武帝咸寧四年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

臣若水通曰薦賢所以為國羊祜疾篤舉預自代以人事君之心死而不忘若祜者可以為大臣事君之法矣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其上負於君下負天下之賢才多矣有臣如此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豈不宜哉

北漢劉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爾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畏色故能處驕

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

臣若水通曰書稱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其幾諫之意乎夫人臣諫君欲以全其德愛也而以幾諫不欲顯君之過善則歸之以全令名又愛之至也然直諫難容幾諫易入期於補過則一而幾諫之收功多矣此在後世為臣者尤所當法焉漢主劉聰殺凡之惡而

劉殷忘同姓之恥以二女為貴嬪殷豈幾諫之人聰

豈幾諫所能正哉其為此言蓋欲為全身保富貴之計耳

晉成帝咸和二年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按甲以待之彛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

臣若水通曰桓彛既不怯於兵力之薄又不貳於裨惠之言討賊一念終始不渝既而忠貞之志感夫裨

將雖死猶不負彛猶彛之不負國也嗚呼雖不幸而敗人臣之義何愧哉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茍任非其人則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

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陜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猛乃視事如故

臣若水通曰猛辭任讓賢事君之忠也堅委心付托待臣之誠也比諸桓公之管仲燕昭之樂毅劉備之孔明真無愧哉

北魏成帝命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

奏其事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捨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名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臣若水通曰古弼之捽樹直諫而以身請罪成帝之霽怒優容而勉使竭力君臣可謂兩得矣至於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之規未聞而自怨自艾改過遷善之勇不著惜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有上書去佞臣者上因告之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君臣源流之喻切矣然徒知源

之不可濁而不能浚之以清知其自為詐而不能養之於誠乃至以己之尚詐而恕其佞臣而不問夫佞者固不臣矣容佞者果得其為君之道乎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彦博按之無狀彦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

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
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
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
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疋
又六年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
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
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
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

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爾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顔色乎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於魏徵可謂信任矣然聞人之言猶不能不假他人之考按者是得為任賢勿疑乎

魏徵之告太宗欲為良臣矣然而無皋夔稷契之學故不能致其主得盡事君之忠乎故為君者舍堯舜禹湯之學未盡其為君也為臣者舍皋夔稷契之學未盡其為臣也仰惟聖明天授聰明負堯舜禹湯文武之資陋太宗而不屑為也而輔養聖學者必皆皋夔稷契其人然後可也

賈誼新書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

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

臣若水通曰上以廉恥禮義遇之則使臣以禮矣下以節行忘私報之則事君以忠矣故上以禮則下以忠感應之必然也為人君欲得臣之報禮以圖治理者何憚而不以禮乎

劉向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榮辱者禍福之門也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

臣若水通曰六正者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貞曰直善雖不同同歸於治也六邪者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國惡雖不同同歸於亂也故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矣君子小人分而治忽見矣則何以辨之曰自君心好惡始故人君之心能公則明明則邪正不混矣故臣之事君當正其術君之取臣當正其心

劉向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

臣若水通曰陳善閉邪敬之至也歸善不有尊之至也劉向之言其知事君之道哉食君之禄荷君之恩者宜佩之無斁也

班固白虎通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臣若水通曰君臣一心而治化行矣君臣二心則禍

亂至矣是故以貴下賤禮以使臣君之心即臣之心也利涉大川忠以事君臣之心即君之心也夫一心者豈人之所不能哉不爲爾一之何如曰在講學學一則德一德一則心一矣

宋儒程顥曰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絶也君臣即如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絶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

臣之義固如此乎

臣若水通曰古之君臣之喻多矣有喻之以父子者非不親也然而有父子不相顧者矣有喻之以元首股肱腹心手足者非不一體也然而有痛癢不相關者矣至於喉舌之喻則一體死生以之可不懼乎夫君猶心腹也臣之侍從言論猶喉舌也侍從臺諫之官不言如喉舌不通其身心將與喉舌俱死矣此非特人君家國之憂亦為人臣者終身之憂也臣愚敢

以此廣程顥孟軻之說以為明主獻以為言路規

程頤曰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禄来

處乃得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為報君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之說葢就中人以下食禄思報者

之警策也語曰肉食者謀之又曰朝不坐燕不與殺

三人足以反命議者謂其自待之薄夫君臣之義不

可解於心者也有去就而無厚薄扶危濟傾之力多

出於疎遠下位之臣豈以其禄之厚薄異其心哉故

臣之盡忠非欲以相報也乃自盡也人之所以根於天性者也夫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必如此而後君臣之義正

或謂程頤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程頤學似孟子者也故其在經筵容貌極其莊誠敬極其至宜乎或人有已甚之疑也他日文彦博聞

其講說嘗歎曰眞侍講也若程頤者可謂萬世事君者之法矣

龜山楊時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臣若水通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隂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主之學在知道而已矣知道則仁義並行而天地隂陽剛柔備矣故禮以

勸之刑以懲之同於仁義也同於道也故春以生之秋以殺之而萬物成矣楊時之所惡刑名者葢謂商鞅韓非慘刻者之刑爾非謂弼教之刑也所謂仁者葢能好惡人之仁也非姑息之仁也時之言葢有為而發也歟

五峰胡宏曰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藝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汩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

復也

臣若水通曰三代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合誠而已矣上下交誠然而德業不成者未之有也後世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藝相率為偽而已矣上下交偽然而災害不生者未之有也治不古若無怪乎其然矣為人君者其可專以文辭取士而徒以富貴誘其臣哉

張栻回嚴主簿啓有云皇家設科本收多士之用而君

子從事豈為一身之謀故官無尊卑而報國則均事無大小而行志則一

臣若水通曰君之取士也為其賢也臣之事君也為其道也故君有取於其臣臣有期於其君期之者至矣夫何有尊卑大小之間哉臣於人者可以悟矣

張九成曰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

臣若水通曰君臣相與之際信與不信而已夫信者結於心者也信則用誠不信則用術誠則始終皆一術則始終皆二君以術而御其臣臣以術而應其君相二相間則臣之寵愛不終而君之盛德有累而亂亡之所由起也臣故揭之以為萬世君臣之戒

張浚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

臣若水通曰上下之心一而已矣理一而已矣故純一則不雜不雜則誠未有誠而不動者一心之感應

也故言無不聽諫無不行信在言前也然則為人臣
欲格君心者其可不求夫純一之學也哉
國朝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乙丑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
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
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
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
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
誠如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易入於

賢君而諂諛難動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
正若患得失則無所不至矣
臣若水通曰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巽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責難者逆心之言也故難受諂
諛者巽志之言也故易入賢明之君在審之而已矣
責難之言入則天下蒙其福諂諛之言入則天下受
其殃故人君以難受爲藥以易入爲毒人臣以責難
爲恭以諂諛爲賊則君臣上下各盡其道而國治矣

皇祖諭侍臣及此灼見其弊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斯此聖子神孫當念之以為御臣下聽言之法也

國朝太祖高皇帝大誥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誠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之闕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

臣若水通曰此聖祖君臣同遊之諧也葢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之嚴嚴則疎疎則上下不交而德業日廢矣故唐虞三代之時君臣相親於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將順匡救無非講學之時也此德業之所以隆盛乎自漢唐以下諸君非不有時而同遊不過宴賞觴詠助欲喪德而已我聖祖君臣同遊之諧直欲拾其失撙其過補其闕不忘其政以福乎民而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之益又黙寓於其間所以格心成德尤

有出於言語之外者仰惟聖明脩復舊章而力行之則君聖臣賢一舉兩得而萬化成矣天下幸甚

正統四年欽定憲綱居風憲者須用持身端肅公勤詳慎毋得褻慢怠惰凡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不得踰分風憲之職其任至重行止語默必須循理守法若纖毫有違則人人得而非議之為風憲之累矣故所至州縣取假分毫之物即自玷涴在我無瑕方可律人若於各衙門囑託公事比常人加三等有贓者從重論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在廉以律已正以格物而已矣英廟以是諭其臣得使臣之道矣為臣以是奉其公得事君之道矣臣故敬表而出之以為萬世使臣事君之龜鑑焉

憲綱出廵同事之人須相協和若有所見不同而行事乖碍者可於無人之處從容陳說利害以開導之彼心既悟自能從正凡人言語須虛心以聽不可偏執已見若聽者能從則言者亦不可矜為已功大抵同事當如

兄弟相親相愛積誠相與未有不相契者凡有善相勸有過相規相規亦不可對衆發之庶其能從不可推惡避勞不可妨彼利已不可揚已抑人必務協和以相助益不但風憲如此諸司處同僚者亦皆當然

臣若水通曰共事之道不貴於同而貴於和同則不和而和所以濟其同也同者私也和者公也甲曰可乙亦曰可所謂同也是未得可之正也甲曰可乙曰不可是必求得夫可之正矣所謂和也鹽梅酸醎不

同而同於和羮以梅濟梅以鹽濟鹽其能有和乎書曰庶官乃和不和政厖夫和者人臣事君之忠也祖宗憲綱所謂不同乖碍有過相規則亦不貴乎同也所謂必於無人之處從容開導則亦所以為和也雖然世之士夫外每失於同而内則不足於和何耶則盍反其本矣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故欲相濟於和者必有寅恭之心然後可

格物通卷四十五

格物通卷四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立教興化上

易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臣若水通曰觀卦上巽下坤風行地上動盪周徧有行教以觀於民之象先王體觀之象立為省方觀民設教之禮王者省於方岳諸侯省於境内因民俗而設教以觀之布其政教號令之典奢則約之以儉儉

則示之以禮抑其過引其不及而約民於中也後世此典不行而民俗之善與否人君罔或知之安望其化民成俗之治耶

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臣若水通曰坎為水習重也洊亦重疊之義重坎故有水洊至之象君子體此内常其德行外習其教事亦皆重洊之義君子之盡性物我無間也故德行存乎已教事施於人一理也皆待習而後熟也常德行

則動靜無間内外一致而為教事之體矣習教事則勤於教詔詳於辨論而為德行之用矣書曰惟斆學半自學教人並行兼濟者也成已成物皆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在已為德行在人為教事不盡乎已則無以推於人不盡乎人則已之性分有歉也故君子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夫然後可以成其至治也歟

書虞書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叙舜歷試諸難此則教化之事

也徽美也五典五常也從順也言堯使舜為司徒美其五常之教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天下化之自相親相義相別相序相信而無不從順矣不曰敷五典而曰慎徽五典慎者謹其立教之本也謹而徽之使人倫各盡其分無一毫欠闕舜蓋以身教天下者所以當時各從其教無有梗化所謂以身教者從也後世為教已無躬行之實而徒用心於科條之煩無怪乎民之不從而俗

之不善也歟

臯陶謨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恊恭和衷哉

臣若水通曰此臯陶陳安民之謨於帝舜之言也叙倫也典常也勑正也惇厚也秩品也庸用也衷中也言天生人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在我而已天生人以五典之中有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然用之使品叙而有常

則在我而已然惇之庸之必本於一德故君臣當同其寅畏恊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貫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使和順中正以歸人倫之極可也臣嘗論之人君惇典庸禮非有外益之也不過因其固有者裁之爾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其良知良能本然天理故謂之天叙天秩也然氣質之偏氣習之蔽漸不如初或失之太過或失之不及不能歸於中道是故必待於人君

與臣惇之庸之而和衷之也所以惇庸之和衷之者
亦不過復其本然者而已故寅恭者立教之本也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之中以立而皇極建矣伏惟聖
明留意寅恭和衷以立天下之極幸甚
商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
臣若水通曰此成湯克夏以誥萬方言君道所係之
重如此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氣之中者即

性無所偏倚故謂之降衷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人能順其自然而不鑿以私智固有仁義禮智信之常性矣然氣習不能無異故必待人君建極立教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子思作中庸首章言性道教其原蓋出於此夫道者用也性者體也天也者性道之原也故道本於性性出於天人君立極以教天下者不可不知性道之原

伏惟聖明留意焉

周書多方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舉成湯之教化乎民者以告多方也慎謹也麗依也刑儀刑也言成湯深謹其所依所依謂仁也仁者人心之天理君民同然者也上行之則下效之而興其同然之心故以勸勉其民則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天下之民心亦仁而已矣爲人君者欲興教化豈待外求之哉

君陳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往下都監殷頑民之言也典者常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也德者心之所得之理也允信也猷道也言斯民得天地之和氣以生故其性本淳厚知誘物化遂漸移而澆薄爾然厚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厚者乃其本然也反之之道惟在於上爾民之於上固不從

其令而從其好爾當敬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而無不在於德蓋在心為德在事為道德者體而道者用也敬典而在德則道由中出教由我行以身教者從故其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蓋人人各率其性各由其道則天下為大道之世矣後之人君欲移風易俗必自身心之德始也伏願聖明留神講求修德凝道以升大猷之治幸甚

君牙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臣若水通曰此穆王命君牙為司徒之言也弘大也敷布也式敬也和者和衷之和身亦心也則者有物有則之則言大布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之常道敬以和民之則典以道言用也則以心言體也即親義序別信之心下文所謂中正是也正也中也即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

然者也正以不偏不倚言中以無過不及言皆所謂
則也又言爾克正則民化之無不正矣民有不中則
在爾心之中以化之矣其中其正皆係於一心之敬
敬立則上感下應民則和而五典克從矣
詩周頌時邁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臣若水通曰式敬也櫜藏弓矢之囊也戢聚也肆陳
也夏中國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詩言明

顯昭彰乎我周也旣以慶讓黜陟之典敬序在位之諸侯又斂其干戈弓矢益求懿美之德以布列此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矣蓋偃武修文則立教化而國祚可永也武王以革命之初即大明黜陟式序諸侯則大政舉矣又戢其武備陳其懿德則文教興矣政教並行天命丕新蓋由武王實有安天下之心故一政一教皆發於仁義之自然有不容已爾苟無仁義之心徒欲行乎政教以鼓舞於一時則是後世

駕御之術將治之而不服教之而不從矣安能保人心而永天命哉

春秋定公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臣若水通曰郈費者叔孫季孫之邑也春秋之時君臣之禮不行政在三家固城自強公室不能制矣及陪臣執命據邑以叛三家亦不能制矣一聞孔子禮可治國之敎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言叔孫季孫感

化而師師以墮之焉然則禮教者可以定分可以化強可以撥亂教化之大本也向使推而行諸天下興道致治可以回關雎麟趾之風東周之嘆豈虛語哉惜乎聖人有通天下之化天下莫能用也

樂記曰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教立於國行於天下者也故教立而父子君臣之名作矣父子君臣之名作而紀綱

立矣夫作者非聖人作之也天作之也故紀綱立而天下無無人倫之人者矣紀綱也者紀綱乎人道者也

祭義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臣若水通曰此言先王立教於國之要也孝弟者人之心也孝弟本乎心行乎家而國之教立矣感乎民

而民化之放諸四海而準以其心之同也使人而無
是心也又何感化之有伏惟聖明躬行孝弟以敎於
國由是擴而充之則天下感慕而化有不期然者矣
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
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臣若水通曰孝者立敎之本也人心同然之理良知
良能者也故四海之準以其同然也豈但四海哉上

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理一而已矣故古之先
王以孝理天下亦因其同然之心爾為人君者可不
務乎

祭統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
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
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
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臣若水通曰祭祀之禮所以事天也而教乎人所以

事先也而教乎後外祭天地使人知有尊尊之義也
然而諸臣服從矣內祭宗廟使人知有親親之義也
然而子孫順孝矣孝敬盡于一人德教興于一國然
則盡道端義者其惟君乎人君之學求之此心而已
矣孝敬存於心而教化立於家行於國達於天下是
之謂要道也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
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

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臣若水通曰為民父母在於嚴慈兼濟而已非嚴不敬非慈不愛愛而不敬則流敬而不愛則離父以尊之則民知嚴母以親之則民知恩强教説安同歸於親愛而已矣若夫失於刑法之酷而以為强教失於姑息之弊而以為説安則何凱弟之有哉
周禮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
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
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臣若水通曰物猶事也以鄉三物而教乎民是故六
德蘊之於心也六行見之於行也六藝游之於藝也
以三者而教之夫然後教之事備矣教之而不化又
輔之以八刑是故勸之有道而懲之有具宜乎民日

遷善而不自知也有國家者盍亦留意於斯哉

論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臣若水通曰親者全其親故者全其故親故者人之情天之理也然上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也下之人亦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故我能盡此心於親親則下興其仁愛之心同然矣我能循此理而不遺故舊則下亦感化而厚勃然矣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感應之機何異於影響之捷哉人君惟

愼其所感而已矣

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慱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臣若水通曰慱愛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無不愛也陳之以德義者陳說其德行道義以感動之得其心之所同然故興行也先以敬讓者躬行恭敬辭讓則感其辭讓之本心故不爭也禮以理其心樂以樂

其心故和睦也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故知禁也

愽愛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上之教也不遺親也興行也不爭也和睦也知禁也下之化也是故觀其教化而人心之同然者可知矣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臣若水通曰何以謂親生之膝下也親愛之心自孩

提之時生也何以謂養日嚴也既長而養父母則知識漸開明乎父子尊卑之分故日加敬於父母也親也嚴也是人之良心也故聖人因之教以敬愛焉是故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也然後知聖人之政教非强為之也根之於天性者如是也

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臣若水通曰教親愛以孝者何也孝親之心即親愛

其君之心也教禮順以悌者何也敬兄之心即禮順長上之心也樂作而平中故風移而俗易也禮達而分定故上安而下順也孝弟禮樂其立教之本乎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臣若水通曰孝悌忠人心之固有者也君子之教盡心焉爾矣人各盡其心然後不獨盡其心以其得所

同然者爾君子以孝教乎國而凡天下之為子者無弗敬其父焉以悌教其國而凡天下之為弟者無弗敬其兄焉以忠教其國而凡天下之為臣者無弗敬其君焉是則天下之孝悌忠皆君子教之也非德之至乎

格物通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羅允文

格物通卷四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立教興化中

漢光武建武元年宛人卓茂寛仁恭愛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求請

爾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茍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以病免歸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臣若水通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卓茂以禮教

治邑民不忍欺教化大行謂非得其本哉其折禮遺亭長之數言藹然尚德君子矣吏民始嗤而久服之秉彝之在人者不可誣也光武褒德之賞其為世教之勸大矣哉

漢桓帝延熹四年夏四月以太常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臣若水通曰為國以禮讓為本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劉矩令雍丘以禮讓化民而訟者罷去得其本之明效也然則人君之為治豈可不端其本哉

延熹七年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

為也矣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臣若水通曰甚矣教化之易以感人也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故也仇香陳人倫孝行卒能化成蒲民之孝其所以見署於王奐取重於郭泰非得其同然者如是乎

延熹八年秋七月議郎王暢嘗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

張敞諫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寛政教化大行
臣若水通曰化人在德不在刑德者順也刑者逆也信乎張敞之言矣王暢然其言改威猛而崇寛厚卒之教化大行責戚豪族斂手革心而前所謂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之嚴猛將焉用哉
延熹八年十一月徵東海相劉寛為尚書令寛歴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臣若水通曰傳云孝弟順德也觀劉寛歷典三郡温仁多恕蒲鞭示辱藹然愷悌君子矣及慰父老以農里之言所謂上老老而長長者耶其訓勉少年以孝弟卓乎順德之化矣此其所以感人心而受上賜也歟然則為治者奚以嚴峻苛刻為哉

延熹九年賈彪嘗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

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盜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臣若水通曰乍見孺子入井在他人猶有怵惕惻隱之心而況於骨肉乎甚哉風俗之移人雖人心天性尤不能不為之奪也賈彪之治新息不治刼人之盜

而獨禁殺子之罪可以教人慈矣遂使民間養子俱稱賈父天性之愛豈終泯也臣聞兩浙之間以婚嫁侈靡殺其女雖名士大夫之家慈母之愛猶不能免況貧困小民乎其滅天之性傷天之和莫大於此甚為國家治化之累也伏望聖明推大孝之心以為慈幼之政詔浙江有司嚴禁示以殺人之罪俆以遍及天下則人倫之愛同天理之和積而休徵至矣幸甚

齊武帝永明五年十二月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

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臣若水通曰教化之於人大矣猛虎蝗虫異類無知猶且感格而況於盜賊乎而況於人乎所以然者以其氣之一也夫守令近民也人君為國得人以立教化如均茂焉則人人施其教而天下平矣

齊武帝永明十年八月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

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
明堂己酉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
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
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
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臣若水通曰魏主禮尉元明根為三老五更所以老
老賢賢之禮其至矣及元根勸之孝友化民卒以孝
稱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元根之於魏主以之北

朝之君猶能行之以立教化亦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矣為中國之大君者可不動心哉

齊明帝建武三年二月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臣若水通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魏主詔畿內七十以上至京師行養老之禮所謂老老

而長長矣所以厚風俗而崇治化豈小小哉先王養老之政至五代蕩不復存矣孰知舉盛典於久曠之餘乃出於北魏之君也耶

陳宣帝太建六年五月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

臣若水通曰異端之害道凡志於道皆知拒之然卒未能殄絶之者何也凡以吾道之未明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周武帝知排佛老可謂難矣使能明先王之道以教

國天下則二氏之學不毀而自廢矣雖然後世之君尚崇信焉其視武帝又何如耶

唐太宗貞觀四年十二月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魏徵對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

當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不可謂無志於教化者矣惜乎魏徵之徒知教化之可興而不知興教化之有本是以貞觀之治不能如三代之時雍也夫形之不端影將何正立身刑家多欲慚德尚能以教而化人哉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知神道者而後可以語治化矣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

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

臣若水通曰太宗欲教民興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庶乎知天之良貴矣然教化之立豈無所謂本與則者哉記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人君為教化之主者可不端本以善則哉

劉向說苑曰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

臣若水通曰道德仁義一理而已以其事理之常行

則謂之道以其得諸心則謂之德以其全體好生則謂之仁以事得其宜則謂之義此理不出於吾心也以是而立教焉則以心感心天下豈有不興起者哉

宋理宗嘉熙二年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

是河朔始知道學

臣若水通曰元自太祖至世祖用兵百四十年至滅宋而始一天下其戰勝攻取古所未有之盛及觀史至楊惟中與姚樞奮然興起道學而嘆其有以也豈非知守天下者乎夫蒙古北俗也乃能興道學之教而當時南宋乃禁錮道學指為偽學使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澌滅殆盡以歸於敗亡之轍而不悟為能保天下者耶欲其不亡難矣元儒劉因詩云王綱一紊

國風沈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蓍龜千古在人心蓋嘆宋也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後之主教化之責者可不獨觀而深省之以救流俗之弊乎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七月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

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臣若水通曰自有生民以來聖神之倫衆矣而未有孔子自有孔子以來帝王之尊之者多矣而未有如元武宗者至矣備矣傳之萬世而無以有加矣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豈嘗一日息耶夫元以此而開教化之原此所以能自立其國乎不然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元大德十一年八月賜諸王孝經中書右丞㪷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孔子㣲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公以下咸賜之

臣若水通曰孝經乃曾參與師孔子問答之辭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事父母之道立教之大本也其道始於立身中於事親終於事君自家而國而天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固有不可一日不講者況朔漠之俗禮教未嫺而諸王家世驕

貴尤其所易犯此義不明則亂臣賊子不可勝誅矣元武知其然乃譯而頒之諸王使其知愛親則不敢惡於人知敬親則不敢慢於人愛敬始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則雖堯舜之聖何以加此惜乎元武徒知尊崇其書而未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又何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乎

格物通卷四十七

格物通卷四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立教興化下

宋儒周敦頤通書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臣若水通曰教者所以覺人之良知而歸於中正者也中正也者天理也良知即人心之本體也人之性一而已矣中正則善偏邪則惡邪者惡者易則中

者善者正矣故至其中則正正則天理至矣易惡非拔其本有也至中非益其所無也堯之於變舜之風動禹之不距朕行湯之彰信兆民文武之於昭丕冐洪範之剛克柔克其道豈外求之哉皆易惡至中之教爾故人君之立教豈外於一心邪正善惡之間哉周敦頤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國家之本在君君之本在身身之本在

心純心也者感化人心之本也心有不純則其本先已失矣將何以為教乎故吾心純則有感而天下應放諸四海而準矣是之謂操約而施博教不必耳提面命於天下而天下勸者也人君立教興化可不知其本乎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人君之教在純其心欲純心者必自中始焉

伊川程顥曰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

時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

臣若水通曰道者天理是也此乃人心之所本有也夫豈難知惟物欲不蔽本體澄徹則為聖人之生知也其次有氣拘物蔽者必待教而學之去其蔽道者而道體自見矣知道者漸多則明以相養習以成化如覩青天如覩日星有不待言說而道自顯然矣是由於教之行與不行爾魯國之地未為大也而一時大賢輩出後世之遠天下之大未多見其人焉今之

天下即古之天下今之人心即古之人心其人才之多寡相懸何也在教學之興廢所致矣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多有志世道者當以立教為急務焉

程顥曰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臣若水通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使民興行非上有以分而與之也中和者人人之所同有也善行者人人之所同有也感發而興起之致其

中和之德在一念之間爾致中和則民俗善庶草蕃百穀登萬物若而衣食足矣是故一念之善景星慶雲祥風瑞日至矣一念之惡則災星厲氣凶荒札瘥生矣為人君者可不謹其教化之原哉

唐棣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伊川程頤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爾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制禮以教人也蓋本之天理爾

天理者天性也故三千三百無一而非性也豈但祭祀爲然哉故祭所以報本至於豺獺亦有然者矣豈教使之然哉君子於此可以知天性矣聖人之教裁成天性之自然者也人君欲立天下之教者非得於天性之極致其孰能之

程氏遺書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臣若水通曰邪正不兩立者也故善心生則惡念消

敬讓興則爭訟息故教人者在使之體認天理而已治民者在感發其天理之念而已天理日長則人欲日消而惡與忿爭日化矣茍舍其本而欲治其末徒事刑法以制之吾恐欲民無惡而犯者日多欲民息爭而爭者日熾其端不可得而窮也噫盍亦深探其本哉

張栻作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有云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

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

臣若水通曰心與事不可離則學與政不可二臣於他章張載之說盡之矣今張栻之言蓋與脗合夫言治而不本於學則終於雜霸而天下無善治求道而不涉於事則淪於空寂而天下無真儒故學也者道

之本也治也者道之用也道一則二者不可偏廢也故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以達德達道之學子路問政而孔子告之以先之勞之而無倦然則聖人所以垂世立教之本其意深矣

横渠張載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臣若水通曰張載之言官先事謂有官者先教之治民事神之事也士先志謂未官者先正其志使為他

日治民事神之本也蓋各就其所先務言之可謂切矣雖然體用一原心事無二合内外之道也學之道未有離事而為志者仕之道未有舍志而為事者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言學與仕兼資在力優為之爾學者宜潛心而玩索焉

劉蕡曰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

臣若水通曰恭敬慈孝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上行之

則下效之此無他故矣蓋其所同然者有不期然而然爾故先王事天地奉宗廟養高年字百姓皆盡吾性之不容已者爾民之恭敬孝慈之化豈非感發其所同然者乎故立教者得其心之所同然者則幾矣

國朝丙午三月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業

皇祖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奥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姦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農

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辭解
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
至是書成命頒行之
臣若水通曰賈誼曰閩越之子生而同聲及其長也
累重譯而不能相通者其習使之然也故士風民俗
在素教習之而已爾我皇祖有見於此故於公卿貴
人子弟則集古事實以為勸戒之規於農工商賈子
弟則作務農技藝書以為化成之具立教興化規模

宏遠此其所以定丕丕之基而垂千萬年無疆之休也聖子神孫宜玩索焉

洪武五年四月太祖皇帝以海内晏安思化民俗以復於古乃詔有司各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㫖參定其儀在内應天府及直隷府州縣每嵗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或糧長

或里長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長者為正賔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賔興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殽毋致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内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如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制曰可

臣若水通曰臣伏讀我聖祖此制乃周官之法先王

之遺意也是故鄉飲之禮所以尊高年老老而長長也尚有德別賢良異姦頑善善而惡惡也所以敦風化也賓興賢能所以鄉舉而里選也春秋習射所以觀德而成材也讀律讀戒諭所以警其怠也立教興化之道官民文武可謂兼備矣臣竊惟飲射讀律之禮至今行之不替甚為教化之助也惟賓興賢能一事先王之政最為首務今則莫之行爾所取者特文辭之末技取非所用用非所取國家何賴惟聖明慨

然以祖宗之法為必可行先王之治為必可復講求
修舉之則賢才出而天下治矣
洪武初高原侃為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
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
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
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内之人轉相視
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
風化太祖皇帝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臣若水通曰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親喪者乃出於人之至情所自致者也禮教不明小民狃于故俗喪葬宴會設樂娛尸喪服失制可謂有人心乎風俗之壞至此極矣三綱淪九法斁天地神明厭之而不可解我聖祖起而大正之定官民喪服之制舊俗一朝而改觀焉真可謂功加百王啟無疆之休者矣但法久易弛今京師之吏民猶有此習餘風未殄伏惟聖明修廢舉墜大復祖宗之法以追

蹤三代之治天下萬世幸甚

洪武八年御製資世通訓成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為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有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

訓戒爾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

臣若水通曰天生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人主體上天君師下民之心則所以治而教之者自不容已矣皇祖之心其天地之心乎有是心故不能無是言此資

世通訓之所以作也觀於此書君師之道盡矣今日法守道揆朝信道工信度治隆俗美有不由於此乎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壬辰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於教化民俗之善惡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於為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茍不明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者民不知趨善欲國家長治久安不可得

也

臣若水通曰聖祖覯大學書以為其要在於修身至

哉皇言蓋與大學古本默契矣大學古本者孔氏之

全書未經改本之前載在漢儒十三經之中自明明

德於天下逆推其功本於格物又自物格順循其效

至於天下平是格物乃大學一篇之本始功夫要約

處也下文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

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則以修身釋格物矣聖祖謂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者誠為獨見深契古人而治化之本端不外是矣嗚呼旨哉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太祖皇帝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産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

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臣若水通曰播棄黎老商之所以亡也善養其老而周之所以興焉一興一亡昭然可見矣我皇祖之養老也著之詔令以告天下又慮有司奉行不至而勑禮部申命之親親之仁敬長之義達之天下矣宜其

教化大行薄海内外以繼堯舜三代之治也子孫萬世之法其在兹矣

太祖御製大誥曰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序長幼論賢良别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年高純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席間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

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之制安良善于宇內亘古至今與者鄉里安鄰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

臣若水通曰此聖祖鄉飲酒之禮也鄉飲之禮所以老老也所以善善而惡惡也老老之化行民知有長幼矣善惡之分嚴民知從事於善矣是故刑賞不必加於天下而天下知勸懲者其惟鄉飲酒之禮乎

國朝太祖登極之初制曰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

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達上

司旌表門閭

臣若水通曰此太祖旌奬之制也旌奬亦教化之一端是故旌一孝子一順孫則凡天下之為人子為人孫者皆孝順矣旌一義夫一節婦則凡天下之為人夫為人婦者皆節義矣何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國朝太祖御製教民榜曰每鄉每里各置木鐸一箇於

本里內選年高或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者持鐸循
行俱令直言叫喚其辭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
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如此每月六次其持
鐸之人秋成隨多寡資助糧食
臣若水通曰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此先王教化盛
典也今木鐸之辭言近而指遠藹然孝友慈睦之風
矣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禮教既衰彝倫攸斁我
太祖應時而出仗仁義以興師旅載復萬世之綱常

豈非上天厭天下之亂而特眷命以為木鐸繼天立
極也耶此在聖子神孫修舉之無斁可焉
教民榜父母生育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勞詳載大誥今
再申明民間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當隨貧富奉養無
缺已亡者依時祭祀展其孝敬為父母者教訓子弟為
子弟者孝敬伯叔為妻者勸夫為善如此和睦宗族不
犯刑憲父母妻子朝夕相保豈不安享太平
臣若水通曰人之至情莫過於父子夫婦之間情之

至故親之至親之至故相保愛者至而相摩於道義之行矣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太祖親民之心其堯舜之心乎此令一出則民知胥保惠教誨之道百姓親彝倫叙矣其修道之教以致中和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端在此乎

教民榜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葬誰家無之今後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賙䘏每户出鈔一貫便是百貫每五貫便是五百貫雖有貧者亦可措辦如此則衆

輕易舉行之日久鄉里自然親愛

臣若水通曰凡人相與之情莫善於親莫不善於疎親則如痛癢之相關疎則如秦越之肥瘠也故我聖祖同里死喪相周之令所以親之也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王政然也滕文公不能行之於昔而我聖祖行之於今其仁民之政蓋與三王同符矣

教民榜民間子弟或七八歲或十一二歲欲心未動良

心未喪早令講讀大誥三編誠以先入之言為主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成賢人君子為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不犯刑憲永保身家

臣若水通曰善教者禁之於未發豫養之也大誥之作懼民之罹于刑蒙而養之期于無刑此聖祖之仁其與禹泣罪人成湯祝網異世而同符者哉

格物通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四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事長慈幼

詩豳風七月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臣若水通曰此詩周公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告成王也而此詩豳風之五章六章見敬老慈幼之道至矣二章皆歷叙其自秋而冬時物改易而歲寒已至其五章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者老者嘆嗟語其婦子言今歲暮而將改天寒可以休息而入處於奥矣此可見老者慈幼之仁也其六章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者眉壽謂年老有毫眉秀出也少者當十月穫稻之時以此新穀釀為來春之酒以

進壽觥於親長致頌禱之意以助眉壽矣此可見少者事長之義也仁義固人心之天理然而為流俗所陷溺者多矣邠民長幼之間至誠懇惻藹然慈孝之交孚豈無所自而然哉蓋由公劉之治其國也推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政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故仁義之化薫蒸於一國而國人化之亦各老其老而幼其幼天理民彝日用由之而不知爾嗚呼邠乃西戎之地公劉以一心治之而其民風土俗如此之美有非

聲華文物之都所可及者況御中土而有天下者能舉斯心加諸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何時雍之治不可致哉

禮記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臣若水通曰養老者如三老五更及致仕者與庶人之老有德者皆是也養之之禮春夏飲養陽氣也秋

冬食養陰氣也春入學釋菜合禮也秋頒樂合聲也
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也燕禮何也獻既畢坐飲酒
至醉其牲用狗行於寢也尚和也饗禮何也體薦而
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尊卑行獻畢而止也尚
言也食禮何也有飯有殽設酒不飲以食為主行於
廟也尚養也兼之何也春夏用燕饗秋冬用食也兼
和嚴以食也故食得其正也是以和而不流其周之
盛德乎鄉也者鄉學也國也者國中小學也學也者

大學也養於鄉國大學明長長也達於諸侯自天子達也長長老老之政同也

孟子葵丘之會三命曰敬老慈幼

臣若水通曰此齊桓葵丘之會申明王禁之辭也蓋有國者不知敬老則無以達吾親親之心不知慈幼則無以達吾幼幼之心而王者仁義之道息矣其何以為國哉然敬老慈幼皆根於天性之固有人心之所同也為君者能體物我同體之意因人心之同而

敬慈施於老幼則上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矣其於治國也何有哉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如此每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於宅牆之下植之以桑使匹婦供其蠶事爲繭繰爲布帛則五十非帛

不暖之老者可以有所衣矣每夫養母雞五母彘二於孕字之時而不失如於仲春之月毋用牝育之牲則七十非肉不飽之老者可以有所肉食矣每夫受田百畝以耕之則秋收之餘私田之入上自父母下及妻子凡八口者可以仰事俯育而無饑矣夫文王養老慈幼之政不假乎他不過推其父母萬物之心制常生之産以惠之爾有天下者可不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哉

左傳隱公元年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臣若水通曰叔段不弟如二君是無事長之義矣鄭伯失教志殺其弟是無友愛之慈矣此宋儒呂祖謙所以深誅其心術之微而不可逭乎惟大舜之仁心篤於親愛之誠故能處傲象而烝乂不格姦也可以為事長慈幼之法矣

陳文帝天嘉四年夏四月乙未周主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宇文護陞階設几大司馬豆盧寧正舃帝跪設醬跪授爵豆以酳親為袒割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曰庠者養也養老之禮其古之帝王教天下以孝弟之義歟此義廢之久矣周武獨能折節而躬行之豈非後世之一快覩哉其不能追先王治化之隆者不能擴充其

善念以達之國家爾曾子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吾於武帝不能無憾焉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三月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

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

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

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

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爾乃與其妻就席坐

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

臣若水通曰笲竹器也以盛棗栗腵脩盥以盤水沃洗手也婦以特豚饋夫弟子之事師長婦之事舅姑禮也王珪傅皇子以師道自居其婦公主行執笲盥饋之儀蓋教之以孝弟之道也其為慈愛孰大於是是故太子從其教以之治天下則平也公主安其分以之閑有家則齊也禮之有益於人大矣後之為君師者可不以禮慈愛其世子公主乎

班固白虎通曰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

子也禮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臣若水通曰考謂撻之示懲也不黜不退之也耄老而衰憊之貌悼可傷也君子不備責童子何也以其幼也悼耄有罪不加刑者何也以其老也老老之教不行民弗知有長矣慈幼之教不行民弗知恤孤矣弗恤弗長則仁孝之風幾乎息矣故觀於此可以見古人慈幼事長之風矣

劉向說苑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

而入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何也晏子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恤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景公以爵弱而反之藹然惻隱之心矣晏子賀之以成其恤幼之仁可謂善矣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由是心也苟能體

認擴充之可以保天下矣惜乎二君聞二臣之言而不能行也噫

宋儒程顥策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末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

臣若水通曰人君體同胞之義則於老無所不兼敬也於幼無所不兼愛也故由老老之心而老老之政行焉由幼幼之心而幼幼之政行焉夫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不越乎親長慈幼之間爾夫豈人之所不能哉不為爾為君者在立志焉

伊川程頤曰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

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
已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臣若水通曰父母與已之身父母之子與已之子皆
同氣者也故愛則皆愛慈則皆慈亦各盡其心遂其
天性而已矣於此有一薄焉則無所不薄矣後世兄
弟賊恩仇敵同氣其亦不仁甚矣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顥曰但當起敬
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

愛之道而已

臣若水通曰孝慈之道各欲自盡其心爾舍是心而有間焉則已私勝之也程頤之言真可為事長慈幼之法也歟

張載西銘曰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臣若水通曰仁人之心無親疎内外之間也而其由親以及疎自内以及外者亦天理之當然爾故吾之長長之而高年無所不尊則天下之長無不長之矣

吾之幼幼之而孤弱無所不慈則天下之幼無不幼之矣驅天下長長幼幼而歸之仁人長者之域是即所謂與天地萬物一體者矣施無不慱而濟無不衆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在人君自盡其心爾

楊時謂李夔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

臣若水通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天之性也故謂之良知良能爭財致訟情欲相攻而天性滅矣豈刑獄之所能回哉李㚆一言而兄弟感悟其賢於五刑三千者矣何也得心之本然故也

張栻謂吳芾少而孝友旣孤事母訓弟有聞于其鄉母病瞽踰紀芾精意療治一日復明如初人以為孝誠之感也

臣若水通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感乎天地蓋人與天地鬼神萬物之氣一也是以能感格王祥之鯉孟宗之笋物固有然者而況於吾親一體之間乎宋吳芾母瞽踰紀積誠精治一日復明乃其感應之必然者也然則人子事親其可不盡孝誠也哉

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臣若水通曰父子主恩也是以愛生焉相處以敬相

接以禮愛之至也狎與簡者可謂之至愛乎曲禮曰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詎不信夫
國朝洪武三年二月太祖皇帝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
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
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
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
衣帽遣之興辭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
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

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恵矣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

臣若水通曰記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齊王不

忍牛之觳觫孟子謂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太祖皇帝因巢鵲卵翼而感母子之恩令羣臣歸養且及於亡國之俘使全母子之愛非自其天性孝友中來耶是親親仁民愛物仁孝上下周洽立慈孝之教於天下所謂皇建有極也聖子神孫當以聖祖為法焉

國朝李貞尚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值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

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没求分財異居貞語之
曰父没而母在茍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
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
皆愧服
臣若水通曰孝弟者人之天性各欲自盡者也故親
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弟雖不敬而兄不可以不
友古人處變之道固如是也李貞其殆庶幾者乎
國朝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温晨

昏不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鄉黨稱之無間言

臣若水通曰李文選事親處兄弟之道皆本於天性之自然者也孟子曰人有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文選其近是耶是足以表風俗也矣

格物通卷四十九